



戰國策第七

魏

桓子

意緊湊語簡而味腴

驕元作僑

輔一作歸  
姑字平而得  
情視故固字  
為勝反音應  
轉更醒透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

資元作質  
為智氏資言最  
婉切智伯卒以  
驕盈資三家而  
滅其族  
狼元作梁

釋以天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乎君曰  
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臯狼於  
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  
智氏遂亡

釋猶舍也言何舍此而不為也與天下圖與天下共圖也

### 文侯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  
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  
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

一本以講

已乃知文侯已講於已也皆朝魏

後語作堵師

罷一作拔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  
侯謂觀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  
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  
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一本子往子往矣

光武之命其臣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則異乎文侯之言矣一本有之夫夫屬下句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  
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  
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



無元作樂  
四語亦工兩  
長兩短是節  
奏

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蠶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先受坐之士老者坐先於眾也歸有光曰似是而非最難察識非精心廉平者鮮不為所掩覆

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不一會期哉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乎始強

樂何音岳一  
云音洛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比猶協左高言左方之聲高也樂官以治官為樂

### 武侯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修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

鍾一作錯  
坐元作王



辨而平

左有之有補

汶元作文  
一本汶山在  
其北衡山在  
其南  
一本無夫字  
一本盧作盧

一作漳滏

劉本高下添  
也字

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盧<sup>澤</sup>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

教語却動快  
有鋒  
透振  
精神全在此

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惠王

肆而快第微  
嫌不甚鍊

魏公叔痤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sup>辭</sup>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脣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夔襄之力也。縣賞

魏國策

可也一作可  
擊  
意巧而新  
一本臣為有  
功

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  
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  
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  
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夔襄  
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  
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  
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  
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為人已愈有既以  
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肱見其幽  
形見其顯

法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  
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  
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  
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  
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  
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  
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  
者為悖

為一作若

公孫一作公  
叔

悖者之患一  
作惠王之愚



一本秦下有  
韓字

戰國策

秦圍梁燕趙救之謂山陽君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足以拔鄭計者不如搆三國攻秦

山陽君見楚宣策韓哀侯二年已滅鄭此鄭即謂韓言雖不能勝秦必勝韓也計者為梁計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

與魯參殺人  
事同調

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為知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自為知言  
不信人

嬰史作營音  
相近范一作  
苑  
篇法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

熬元作教

平排去四  
事仍作四意  
收雅淨有之  
不甚奇肆

戰國策

魏

六



姚云強臺一作荆臺崩山一作崇山彷徨一作方惶淮南子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注方皇水名

更無觀帖語亦覺板而卑

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擇言擇善而言。嗛苦。籩反。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高注。快也。則當苦劫反。有汁而乾曰煎。乾煎曰熬。肉蕪之曰燔。近火曰炙。彷徨。傍佯。仿佯。徒倚也。

章法

六必字妙

質語急下自別是一態勢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

史記作欲還  
汗者衆固佳

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

一本無起字

實論

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

因一作固

兩論俱簡切



甲一作申言  
居二國之上  
也一作卑

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  
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  
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  
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  
敗齊於徐州

游人使人游齊  
楚之間定止也

齊元作韓

惠施爲齊魏交令太子鳴爲質於齊王欲見之朱  
倉謂王曰何不稱病臣請說嬰子曰魏王之年長  
矣今有疾公不如歸太子以德之不然公子高在

楚楚將內而立之是齊抱空質而行不義也

襄王

與呂論開春  
篇語全同

正言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去至於牛目壞城郭  
且爲棧道而葬羣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  
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  
子曰爲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  
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  
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唯惠公乎請  
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



和廣韻作酥  
玉篇作楫皆  
云棺頭也  
姚本張於朝

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樂水齧其  
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  
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  
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  
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  
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  
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  
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  
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

子未葬其先王而又因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  
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樂漏流也和棺兩頭木  
張朝張幕帶如朝廷然

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  
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  
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與乘  
與齊乘楚與楚乘齊也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  
汝南有許鄆昆陽邵陵舞陽新鄴東有淮潁沂黃

淡  
此南有二字  
衍

姚本煮棗下有海鹽字無踈曾作無胥數語稍有色

夜一作下

誅音黜恐也音恤誘也元作謀

只是破衡一意

大槩與諒韓同蓋韓魏一體也

煮棗無疎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燕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無以異於三軍之衆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橫人誅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夫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勾踐以散卒三千禽

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疋此其過越王勾踐武王遠矣今乃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効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



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家語。孔子觀周廟，金人之銘曰：焯焯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毛不札，將尋斧柯。

張儀欲并相秦魏，故謂魏王曰：儀請以秦攻三川。

王以其間約南陽韓氏，亡史厭謂趙獻曰：公何不**以楚佐儀求相之於魏，韓恐亡，必南走楚，儀兼相秦魏，則公亦必并相楚韓也。**

約謂使韓以此與魏也。韓氏亡史名厭。時與趙獻俱在楚。儀因獻得相，必德獻。楚得韓，儀必緩攻韓，亦德獻也。

魏王將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韓氏必亡。且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地也。則韓之南陽舉矣。子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廢。



隋有懲

矣。如此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行，公叔以爲然，因而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

少委請以事委行，有功，魏乃任之也。大事記，令韓以與魏南陽爲公孫衍之功。

楚許魏六城，與之伐齊而存燕，張儀欲敗之，謂魏王曰：齊畏三國之合也，必反燕地以下楚，楚必聽之而不與魏六城，是王失謀於楚而樹怨於齊秦也。齊遂伐趙，取乘丘，收侵地，虛頓丘危，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鄆陵危，王之所得者，新觀也。而道涂宋衛爲制，事敗爲趙驅，事成功縣宋衛，魏王弗聽。

兩語工隋

賞字難解，吳正亦未暢，或王字誤。

廣猶心廣體胖之廣，樂之也，正曰寬廣也，寬魏之慶也，斥元作尺，姚本章下遽。

也。張儀告公仲，令以饑故賞韓王以近河外，魏王懼，問張子，張子曰：秦欲救齊，韓欲攻南陽，秦韓合而欲攻南陽，無異也。且以遇卜王，王不遇，秦韓之卜也。決矣。魏王遂尚遇，秦信韓，廣魏救趙，斥楚人遽於華下，伐齊之事遂敗。

趙魏鄰也。伐之以動魏也。虛頓丘二城屬魏。內沛之內言入其地也。道涂宋衛爲制者言雖得新觀路從出又限二國敗謂楚不與也。楚不與則齊伐趙亡將及魏故奔走援之成謂楚與之地受地必由二國縣言輕重繫之賞猶勸也。韓時饑因勸之就粟於河外河外近魏故魏懼也。決無他疑也。韓以魏不與秦遇知其惡我必合秦攻魏也。尚言欲之甚遽傳遽也。楚以傳來許

地。魏斥之

以字補

倍元作倍

以簡質會味

姚本注曾智作之

多其車而欲以掩其疾軫

之跡今之修却而貌為親厚者往之用是術

章法

逸

虛圓

姚本七作而

張儀惡陳軫於魏王曰軫善事楚為求壤地也甚力左華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愛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反於楚王陳軫曰善因使人先言於楚

張儀欲窮陳軫令魏王召而相之來將倍之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曰物之湛者不可不察也鄭彊出秦曰應為智夫魏欲絕楚齊必重迎公郢中不善公者欲公之去也必勸王多公之車公至

宋道稱疾而毋行使人謂齊王曰魏之所以迎我者欲以絕齊楚也齊王曰子東無之魏而見寡人也請封子因以魯侯之車迎之

軫時蓋在楚湛謂其謀之深也軫在楚必合齊而魏欲離之故迎軫也

張儀欲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惠施欲以魏合於齊楚以按兵人多為張子於王所惠子謂王曰小事也謂可者謂不可者正半況大事乎以魏合於秦韓而攻齊楚大事也而王之羣臣皆以為可不知是其可也如是其明邪亡羣臣之智術也如



破皆可之弊  
甚快獨收語  
却太與

是其同邪是其可也未知是其明也而羣臣之智  
術也又非皆同也是其有半塞也所謂劫王者失  
其半者也

小事。人可否者且正半。而此大事。人皆同聲。必非皆知其可。而智術之皆同者。則明與不明者。居半矣。

儀相魏必借  
秦之勢而陵  
齊楚故二國  
惡而伐之

張儀以秦相魏齊楚怒而欲攻魏雍沮謂張子曰  
魏之所以相公者以公相則國家安而百姓無患  
今公相而魏受兵是魏計過也齊楚攻魏公必危  
矣張子曰然則奈何雍沮曰請令齊楚解攻雍沮

齊策明淨此  
猶有曲折然  
却是戰國套  
語

謂齊楚之君曰王亦聞張儀之約秦王乎曰王若  
相儀於魏齊楚惡儀必攻魏魏戰而勝是齊楚之  
兵折而儀固得魏矣若不勝魏魏必事秦以持其  
國必割地以賂王若欲復攻其弊不足以應秦此  
儀之所以與秦王陰相結也今儀相魏而攻之是  
使儀之計當於秦也非所以窮儀之道也齊楚之  
王曰善乃遂解攻於魏

復攻齊楚復攻魏也。秦必救之。而齊楚罷敵。不足以應秦之敵矣。

哀王



史記世家。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卒。子哀王立。哀王特不稱諡。謂之今王。世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今王者。襄王也。襄之為哀。直以字近而訛爾。

章首謂字補

頗有周折

層層結烟  
兩滅沒

質

寫得情狀踴躍

謂張儀臣謂齊王曰。王不如資韓朋。與之逐張儀。於魏。魏因相犀首。因以齊魏廢韓朋。而相公叔。以伐秦。公仲聞之。必不入於齊。據公於魏。是公無患。  
非先逐儀。不能得衍合魏。非合魏。不能廢朋。朋怒。則復善儀矣。於此然後知公仲之名朋也。  
陳軫為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為飲。

無事必來四字因下文衍。士不相知。以此叩之。未有不駭然而倒。疑者。機警有鋒。殆此之謂。平常境出奇來。  
不出國而坐受六國之事。策之最安閒者也。  
意巧故態濃。

食而無事。無事必來。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臣與燕趙故矣。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旬五之期。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急約車為行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

粧無做有

燕趙齊王聞之恐後天下得魏以事屬犀首犀首  
 受齊事魏王止其使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  
 王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  
 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  
 首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為不可今四國屬  
 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  
 魏

齊王將見燕趙楚之相於衛約外魏魏王懼恐其  
 謀伐魏也告公孫衍公孫衍曰王與臣百金臣請

叙意明尚久  
鍊法

人字補

安一作與屬下  
句二一作三

相不信元作  
不相信

一本割下有  
曰字乃教衍  
說秦之辭  
一本重下無  
和字

敗之王為約車載百金犀首期齊王至之日先以  
 五十乘至衛間齊行人以百金以請先見齊王乃  
 得見因久坐安從容談二國之相怨謂齊王曰王  
 與三國約外魏魏使公孫衍來今久與之談是王  
 謀三國也齊王曰魏王聞寡人來使公孫子勞寡  
 人寡人無與之語也三國之相不信齊王之遇遇  
 事遂敗

魏令公孫衍請和於秦綦母恢教之語曰無多割  
 和成固有秦重和以與王遇和不成則後必莫能



需元作繻從  
下章及史作  
需

以魏合於秦者矣

公孫衍為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為衍謂梁  
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  
以衍為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  
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  
王察之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不  
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  
曰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

亦動快

亦匠管半料

疊犀首字補  
姚本復有此  
二字

君一作臣一  
作之

窮公今言破趙太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  
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  
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  
矣夫構難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  
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田盼  
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  
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  
名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

肆意說却自有勢

一本亡之下有外之字

胡如一作奚如

一本連上合為一章姚本注云曾題劉連

衍而字

似古隋而不甚工疑有遺誤

一本無而字劉去身利字一本而便於事

韓國策

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云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母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羣臣何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內謂親之文子田文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行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而蘇代曰衍將右韓而

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且王無所聞之矣王之國雖滲樂而從之可也王不如舍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利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中道猶中立也言不能兩全二國也無所聞之言彼有外心王不得而聞之滲樂未詳一云滲漏也言如漏器尚足樂雖從二子可也然從二子必亟亡不得如是耳舍猶厝也



史舉非犀首於王犀首欲窮之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而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萬戶邑於先生張儀說因令史舉數見犀首王聞之而弗任也史舉不辭而去

史舉即甘茂所事者衍以此說儀使之為已解舉故舉數見之任猶信也舉既非之而數見之故王疑之

黃元作蕃

戰國策

楚王攻梁南韓氏因圍黃成恢為犀首謂韓王曰疾攻黃楚師必進矣魏不能支交臂而聽楚韓氏必危故王不如釋黃魏無韓患必與楚戰戰而不

勝大梁不能守而又況存黃乎若戰勝兵罷敵大王之攻黃易矣

勁肆有鋒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

此下頗慢率  
無法

一本衍下有  
破字  
一本復有從  
道絕三字

一本作秦韓  
為一國之危  
七可立而須  
也

昔人謂眉山  
父子文字從  
戰國從橫中  
未良是

悉字補

乃一作內

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

不聽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



成反姚本反  
成取字補

鏤金下史有  
積毀銷骨一  
句  
愬亦愚也書  
容抽江丑用  
陟降四反篆  
並同

一本肝作吁  
劉作于

長句微有致

此策雖為董  
質解紛然為  
齊計亦是殺  
質是又生一  
魏敵  
貴一作舍

以下三段有  
骨無肉覺寡  
薄之味

戰國策

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  
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扼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  
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  
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  
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  
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齊魏約而伐楚以董慶為質於齊楚攻齊大敗之  
而魏弗救田嬰怒將殺董慶肝夷謂田嬰曰楚攻  
齊大敗之而不敢深入者以魏為將內之於齊而

擊其後今殺董慶是示楚無魏也魏怒合於楚齊  
必危矣不如貴董慶以善魏而疑之於楚也

內之於齊言縱楚  
使深入乃擊之也

張儀走之魏魏將迎之張丑諫於王欲勿內不得  
於王張丑退復諫於王曰王亦聞老妾事其主婦  
者乎子長色衰重嫁而已今臣之事王若老妾之  
事其主婦者魏王因不內張儀

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  
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於齊王王欲得齊

則胡不召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王曰善因召文子而相之犀首以倍田需周霄

文子田文曰魏文子提魏事也二人雖善文今衍薦文文必善衍善衍則復背其所善

魏王令惠施之楚令犀首之齊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施因令人先之楚言曰魏王令犀首之齊惠施之楚鈞二子者將測交也楚王聞之因郊迎惠施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

舊本子者下有乘數鈞三字注云解鈞義也作大字誤舊云楚王聞之四字因下衍今按自鈞二子下十二字皆衍細玩此段之齊下只用乘數鈞三字即接施因令人向方有致去前三句此處說東方有味倒劉作側

逸態只在橫倒折上見俊爽

篇法

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爲梁王代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

若一作君

緊切無刺語自覺味濃



直而實

以史補王曰  
下八字

不以一本作  
皆以史同

饒則附人

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不以太子為非固相也。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固相久相也

周最善齊。翟強善楚。二子者。欲傷張儀於魏。張子聞之。因使其人為見者。嗇夫。間見者。因無敢傷張子。

見者引見傳命之臣。儀使其人為見者之嗇夫。以間伺最與強之見王也。

簡

周最入齊。秦王怒。令姚賈讓魏王。魏王為之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為王通天下者。以周最也。今最遁寡人入齊。齊無通於天下矣。敝邑之事王。亦無齊累矣。大國欲急兵。則趣趙而已。

最蓋秦所置以相魏者。先時齊秦交惡。而秦欲合魏。最自齊走魏。人言其不忍背齊。而今復之。

齊必復為齊所厚者。魏雖欲合秦。而猶牽於收齊之說。其人齊。蓋魏聽之。故為之言於秦。其辭婉也。齊秦為敵。齊逐最而魏收之。天下信魏之不與齊。故曰為王通天下。今最遁入齊。則天下知魏之絕最。而齊收之。齊何以通於天下乎。故邑之事王亦無齊累者。最遁魏入齊而齊收之。則齊魏之絕明矣。秦可以不疑魏之與齊也。急兵伐齊也。趣趙促趙應秦也。

篇法

為字補

筆勢甚雄勁而奇峭白亦往錯出  
二事一反一正作四大段  
道破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恐趙之益勁也。

強人之合者交益疑。敗人之與者交愈勁。此天下恒情。非直為信安解。

細解

此言召魏信之不可

趙一作魏。作趙是改魏。大誤。

謀者自謂若見棄於秦。

安一作亡。

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



一正一反兩  
大對甚明兩  
必曰字尤顯  
易見  
吳正是  
此言用魏信  
之有益

構元作講

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  
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  
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  
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  
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  
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  
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為招質。國  
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  
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

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  
地以為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  
察之。

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也。信安右趙者。秦召而代之。欲魏不通趙。故云塞趙。魏信即信安君。我亡我危之我。趙之謀臣自我也。正曰。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愛信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已亡。趙安而我獨危。則必戰必守。不聽秦命。是趙益以強也。招言召兵。質猶本也。為之張本也。言於用兵。為招為質也。

樓梧約秦魏。魏太子為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  
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

梧一作梧又  
作許

隋勁

魏

坐乃是跪

子為糞矣。太后坐王而泣，王因疑於太子，令之留於酸棗。樓子患之，昭衍為周之梁，樓子告之。昭衍見梁王，梁王曰：「何聞？」曰：「聞秦且伐魏。」王曰：「為期與我約矣。」曰：「秦疑於王之約，以太子之留酸棗而不之秦。秦王之計曰：『魏不與我約，必攻我。我與其處而待之，見攻不如先伐之。』以秦強折節而下與國，臣恐其害於東周。」

還猶反也。兩國相與好惡循環不定。高注。還周旋於利也。糞棄除也。坐王而泣使王坐而泣於前也。疑不決遣也。下與國與與國共伐魏也。不欲正言魏受伐故云害於東周。魏與周鄰言周



